

蔣氏寫了一篇氣勢澎湃、語氣昂然的〈發刊之辭〉，其中寫到：「悲觀嗎？惟有抱悲觀的人，才是真真可悲觀的人；失敗嗎？惟有自認為失敗的人，才是真真的失敗。」

它不只是一份軍事刊物，更是抗戰文藝的重鎮

慶祝中空月刊八十週年

封面故事(一)

· 劉廣英 ·



先總統蔣公年譜長篇與空軍

先總統蔣公日記是我國現代史珍貴的文獻史料，可惜因後代意見不一而被「囚禁」於美國史坦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。著名史學家郭岱君與前行政院長郝柏村指出，此舉是民國史重大損失。幸得國史館以日記加史料編成自清光緒十三年（西元一八八

七）至民國六十四年，前後共八十八年之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篇》（以下稱長篇），按日轉錄整理，以燙金字為封面的十二巨冊，且大凡節錄自日記原文者均加以註明，故仍可視之為蔣公自己的話，得以不讓「歷史盡成灰」。

清代學者龔自珍曾說：「欲亡其

國，必先亡其史，欲滅其族，必先滅其文化。」深望執事者能高抬貴手讓蔣公日記早日面市（依約民國一百一十四年方可公開），讓收編在燙金字封面內的史蹟得以呈現在世人面前。在此種國家檔案支撐下，八十年《中國的空軍》（以下簡稱中空）的封面故事，將會更充實完美。下面就先讓

我們看看蔣公日記中的中日空軍第一戰。

光輝「八一四」

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蔣公日記：「空軍出戰，分批攻擊上海日軍據點與船艦，並攔截來犯日機，擊落日機三架，首開紀錄。」次（十五）日蔣公又記：「昨日空戰杭州勝利，擊落敵機三架，本日京航空戰，皆獲大勝。二日來共擊落敵機（已發現者）十七架之多，而我軍僅損失三架，於此可寒敵膽矣。」由此可見，空軍抗日第一戰確實發生在「八一四」，戰果（已發現者）三架，如果加上日方資料中「渡海爆擊隊」十八架飛機，有一架油箱受傷漏油歸途中墜於基隆海邊，一架起落架受損，落地撞毀，此兩架應不在我方（已發現者）之中，是以日機損失應是五架，而不是長期以來所說的六架，當然亦非日方所稱之「永久失蹤」，或外界指認的兩架。

至於天氣方面，當時輕度颱風中心已到黃海，南京上海間實際觀測之氣溫在攝氏二十六至二十七度間，天氣是局部地區偶陣雨，無如傳述中的風強雨大（當時所使用的機型冒大風雨作戰恐有困難）。另時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兼中研院氣象研究所長竺可

楨（哈佛大學氣象學博士，旅行中有記錄天氣與氣壓習慣）的日記中指出，當時他正搭火車由杭州赴蘇州，途中聞飛機聲，時有陣雨，並未有關強風大雨記載，也是一項旁證。再者還有兩項資料，其一是臺灣光復後恢復我國國籍的周明德（曾任民航氣象中心首席預報員）指出，日機出航時間為下午兩點五十分，半夜十一點返回松山機場，清大教授鍾堅亦稱是子夜，兩者一致，即可斷定空戰在八月十四日午後而非一大早。

《中國的空軍》誕生

民國二十五年七月於空軍航空學校任政治教官的李才在〈默默耕耘四十年〉文中指出：「民國二十六年十

二月十五日，航委會設總政訓處，並以航校教育長（當時各軍院校長均由蔣公擔任）蔣堅忍兼總處長，為鼓勵空軍士氣，隨即決定出版《中國的空軍》，並以黃震遐任主編，著名畫家梁又銘任藝術總編，經約十天之努力，民國二十七年元旦《中國的空軍》就誕生了。」

蔣氏寫了一篇氣勢澎湃、語氣昂然的〈發刊之辭〉，他認為近半年的浴血抗戰，是個對不健全自己的教訓，也是一部活課本。他說：「悲觀嗎？惟有抱悲觀的人，才是真真可悲觀的人。失望嗎？惟有自認為失敗的人，才是真真的失敗。」結尾是「願全軍同志，團結攜手，共同奮鬥。」，再以張文元木刻「保衛祖國」為插圖，別具風味。

創刊號封面最特殊的是那架轟炸機，看起來很像美國波音公司生產，於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始服役的四發動機重型轟炸機空中堡壘B-17。雖然當年元月三日，蔣公致電莫斯科實業考察團長楊傑表示：「各方訂購之飛機，



封面故事 相互呼應



均已陸續到華，新機練習必需時日，茲為立即應戰，請向蘇方洽商，加派驅逐機、轟炸機飛行人員各一大隊。——但當時我空軍僅擁有美製馬丁式（即雙發動機的B-10，一十七年五月十九日，十四隊隊長徐煥昇率十九隊副隊長佟彥博「紙彈投日本五城市」就是用此型機兩架）與諾斯羅普以及德製亨克爾兩型輕轟炸機，合計共十二架，尚無B-17型機。至於來自蘇聯的SB-2型機只有一對螺旋槳，它們都與梁又銘所畫不同。想來或許是他已得到B-17開始服役的消息，而期盼能擁有此空中利器。

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蔣公手諭派陳誠為臺灣省政府主席，三十日正式下達派職令，陳氏隨即於三十八年元月五日上午接任，蔣公於次日即指示四事，其中第一條就是：「對駐臺空軍及其眷屬，應特別協助安置，如有必要，經費可先津補，准其報銷。」同月十一日，又手諭陳誠，指示今後處事應特別重視：「第一、多方引用臺籍學識較優，資望素孚眾望之人氏參加政府。第二、特別培植臺灣有為之青年與組訓。」並要求他處事要穩健，對人要和藹可親，一定要逐漸建立制度。

民國一〇六年第九百二十七期，以笈橋空戰為背景之封面，此期共刊出關於「八一四」之專文七篇二十六頁，彩色圖片六頁，所刊文章字字珠璣；此外，第九百期還刊出《中國的空軍》封面八十四幅，封面雖縮小仍見匠心獨具，都是歷史見證。

板蕩識賢良

蔣公特別指示陳氏妥善照顧空軍與眷屬的道理至明，那就是空軍在抗日戰爭中的奮不顧身，與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十日徐蚌會戰結束後，以舟山為前進基地，出征上海，力阻共軍出海中的忠貞不二，是亂局中的中流砥柱。按當時副總司令王叔銘坐鎮舟山，二軍區司令陳嘉尚率機轟炸上海，追炸叛艦重慶號於葫蘆島（該艦遭我空軍轟炸命中千磅炸彈無法動彈），充分發揮阻絕作用，厥功至偉。以上長篇中的史料，讓中空相關文章，更為確鑿，兩相呼應讓別有用心者無從置喙。

結語

民國一〇四年四月《澳門文化信息週刊》載趙偉所撰〈抗戰文學與《中國的空軍》〉乙文，指出：「該刊不只是軍事刊物，也是抗戰文藝的重鎮，是以研究當時的文學與藝術，而不讀中空難以周全。」近日，欣聞司令部已將民國二十七至三十九年《中國的空軍》修整建立電子檔，早期部分空軍先烈先賢與辛勤工作者的斑斑史蹟，不但更可永存汗青，且運用很方便，是以個人誠懇呼籲空軍耆宿，一起獻出寶藏，進而將中空封面與內文故事發揚光大。

（未完待續）